

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

馬氏吞星生桓玄晉書

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曰靈寶姝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見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

隆紀封公晉書

范隆字玄嵩初在母孕十五月而生既長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為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偕于漢主劉元海元海以隆為大鴻臚紀為太常並封公

劉均占終南崩玉晉書

前趙主劉曜光初中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考酉小衰困蹶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鬣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為勸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兵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眾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躋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

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号者歲之次名作号也言歲馭作号酉之年當有數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黠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脩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義捐鄙獮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符洪蒲生五丈為氏晉書

前秦主苻洪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

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

姚萇神光晉書

後秦主姚萇字景茂前秦主苻堅以萇為楊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

馮跋所居雲若樓閣晉書

北燕主馮跋字文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

素弗水濱以金龍晉書

馮素弗北燕主馮跋之弟也與從已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

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秘之熙怒及即為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徇行猛獸常為避路時賊後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潛入龍城遂殺慕容熙立高雲為主署跋大將軍錄尚書事跋讎群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岳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勿言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觀變怯下督張泰等奮劍斬班衆推跋為主固請乃許之於是以晉孝武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不徒舊號即國曰熈建元曰太平尊祖父母為帝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署弟素弗等官爵

郭曆言白額駒生晉書

西涼王李暠字玄盛少而嘗與太史令郭曆及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有國土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後涼主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李玄盛效穀令敏尋卒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燉煌素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任於業告歸燉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曆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

劉裕得藥南史

宋武帝劉裕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劉裕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裕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經客下邳

逆族會一沙門謂裕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在君乎裕先患于
創積年不愈沙門有一黃藥因留與裕既而忽亡就以黃散傳
其創一傳而愈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創傳之並驗

蕭思話斗覆殞雀南史

蕭思話宋文帝元嘉中為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
謀為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乃棄
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
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
不祥乎既而被繫

地中如鏡南史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謂之
地鏡

蕭惠明見長人南史

蕭惠明宋明帝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
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新紀曰孔
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
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興世洲嶼南史

張興世字文德宋明帝時進龍驤將軍歷雍州刺史興世居臨
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
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
頃

敬則腋下生乳南史

宋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

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
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又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
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
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補既陽令初至既陽縣敬
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明云若是吉使
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入縣收此棺葬之宋明帝時
以敬則為直閣將軍

夜見三人墜殿家門南史

到道宋後齊帝元徽中為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
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之道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
歸見兩三人持壺啟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

劉后不火自然南史

齊高昭劉皇后嚴整有軌造次必依禮法生太子及豫章王
疑太子初在孕后嘗歸寧遇家奉祠爾日陰晦失曉舉家狼狽
共營祭食后助炒胡麻始復內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宋明帝
泰豫元年殂歸葬宣帝墓側則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
下鋪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

齊高帝應夢南史

齊高帝夢寢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
識問之荅曰順子後及崔慧景之逼長沙宣武王入援至越城
夢乘馬飛半天而墜帝所馭化為赤龍騰虛獨上時臺內有宿
衛士為覲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未忽失其二後見在
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州覲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覲還
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謂同

信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推此而一蓋天命也

王晏多異致敗南史

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彥齊武帝時為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栖鳳之義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栢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栢子猶紙內搖動軟軟有聲又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

江淹樵薪得貂南史

江淹字文通齊明帝時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

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蕭衍用兵聞神語南史

魏將王肅劉暉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帝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蕭衍為偏帥隸廣之行次鬪斗洲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呼曰蕭王大貴衍既屢有徵祥心益自負時去誕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衍欲大振威畧謂諸將曰今屯卞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雉腳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廣之等不從衆懼莫敢援之惟衍獨奮請先進於是廣之益衍精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朱膺衍堅壁不進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遂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今

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于水北衍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袒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袒巾箱中魏帝敕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東吾有也

蕭綸烹牛赤蛇繞口南史

邵陵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梁武帝第六子也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沒于江

僧辯隕星如車輪南史

梁元帝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率巴陵諸軍泚流討侯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

仲舉見神光蓋恭南史

到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為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事益恭

王琳屋脊赤蛆化血螭南史

王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

剥破出赤蛆數升汁落地化為血蠕動有龍出於門外之池雲霧起晝晦會陳宣帝時吳明徹征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為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

介朱况白蛇 北史

介朱新興後魏孝文帝太和中繼為首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况之求畜以蓄息自是牛羊馳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

高歡遇人能暗相 北史

劉貴嘗得一白鷹與高歡及尉景蔡雋子如西只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歡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一人出持歡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偏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歡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李廣神出過疾 北史

李廣字弘基齊文宣帝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過疾積年不起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為

士流所愛時共瞻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

齊末亡兆北史

齊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翦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為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為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蔡景王驗墳相榮瘁北史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惟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並異母整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

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植一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

元進獲石不見北史

元進隋煬帝時人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吳郡朱爨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為主據吳郡稱為天子以爨崇俱為僕射署百官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

樹介為兵象事文類聚

唐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陰霧凝凍封樹木數日不解劉向以為木少陽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謂之

樹介介兵象也。

魏地忽高三丈唐書

朱滔武俊等共議方建國號並用天子正朔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而覆滅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唐德宗建中三年十月庚申為壇祀天僭為王滔為盟主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邪先是其地土忽高三丈魏人韋稔佞悅以為益土之兆後二年滔等冊壇正值其所

烏不復集唐書

柳仲郢字諭蒙懿宗時為謀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鎮

王審知祝劔果躍于地唐書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暉為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世貴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劉行全合羣盜據潯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蒙傑置軍中潮自縣署軍正主廩度士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它日賦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畧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魚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然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

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為將軍辭
曰我不及潮請以為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剗劔祝曰拜而劔
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劔躍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
潮自為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

冰紋如畫當有兵難事文類聚

唐昭宗景福中滄州城墜中冰有紋如畫大樹華葉芬敷時人
以其地當有兵難

熙載遇叟勉仕宋史

石熙載字凝績初游學時為養負米嘗行嵩陽道中遇一叟熟
視熙載曰真人將與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不見及居太宗幕
下頗盡誠節典樞務日上眷注甚篤方倚倚以為相俄遘疾不
起

樊榮二家樹異宋史

樊景温陝州芮城人榮恕文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真宗
大中祥符中景温樗樹五枝并為一恕是家榆樹兩本自合兩
家感其異因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雨雹如人首事文類聚

宋神宗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鷄卵小者如蓮芡或人頭耳
目口鼻皆具無異鑄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
克勝之符豫告耶

方領冠小冠立子王師

潮自為品緒歎曰我不能言其子非天子

水紋如畫常有其雜事文類

漢翻之辭齋告

日中地皆集無異融陝火羊王相平所伏蕃兵對首甚其豈

宋中宗無寧神所伏雨雷又香吹鱗甲小香吹董文苑人醒耳

石與戴字起雨雷吹人首事文殊藥

深願其異因身養藥聯人備郵到

大中新書中景靈書樹丘對并燕一恐是象餘樹兩本自合兩

樊景靈州州所知人榮吹曼華此編計人只榮異吾贊手真宗

卷一 雜錄異事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五

紀異門

異見 非常之見者

王盱見白布相告前漢

王莽即真天子位號曰新時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恠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

潮自為品緒歎曰我不能言其子非天子

水紋如畫常有其雜事文類

漢翻之辭齋告

目其地皆集無異融陝火羊王相平所伏蕃兵對首甚其豈

宋中宗無寧神所伏雨雷又香吹鱗甲小香吹董文苑人醒耳

石與戴字起雨雷吹人首事文殊藥

深願其異因身養藥聯人備郵到

大中新書中景靈書樹丘對并燕一恐是象餘樹兩本自合兩

樊景靈州州所知人榮吹曼華此報計人只榮異吾贊手真宗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五

紀異門

異見 非常之見者

王盱見白布相告前漢

王莽即真天子位號曰新時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恠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

母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

吳芮屍久不壞魏書

吳綱為鎮東將軍長史魏文帝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塋於臨相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面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荅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周勤見府公責賈充晉書

周勤武帝時為賈充帳下都督伐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時勤晝寢夢見百餘人鑿充引入一運動驚覺聞失充及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

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聞讒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賈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石勒過異人晉書

後趙主石勒賣與荏平人師懼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父老忽然不見

王猛貨畚見嵩神晉書

王猛字景畧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秦主苻堅後以猛為丞相尚書令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孔靖遇貴南史

孔靖字季恭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瞻給甚厚

王懿火導免難南史

王懿字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為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勳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勳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宋武帝受命遷徐州刺史

梁武遇老人南史

竟陵王子良字雲英齊武帝第二子也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梁

武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
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
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
謂梁武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
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蕭衍取郢見毛人南史

梁武帝蕭衍攻郢城夜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
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茂薛元嗣遣參軍朱曉求降衍謂曰
城中自可不識天命何意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桀犬何嘗
不吠堯

何胤見異人卜居南史

何胤字子季梁武帝時徵辟不就給白衣尚書祿又勅山陰庫

錢亦不受勅於山東受學衡陽王元簡深加禮以若邪處勢迫
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特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
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
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歸然獨存衡
陽王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

何胤見僧授函書南史

何胤字子季初出與開善寺藏法師會于秦望山後還都卒於
鍾山來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
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
末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
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
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賀德基逢婦南史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褐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至陳文帝時為尚書祠部郎中

文宣見天門北史

文宣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

述祖見百騎皆拜北史

鄭述祖能齊文宣帝遷光州刺史述祖鼓琴自造龍吟十弄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

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

盧光獨見桑門北史

盧光字景仁性崇佛道王誠信敬常從周文帝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群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

段暉贈木馬騰空而去北史

段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歸賴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馬騰空而去暉乃

自知必將貴仕西秦主乞伏熾盤為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

楚漁人見獸如猿事文類聚

唐代宗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鈎為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

孩里墮馬見異遼史

孩里字胡輦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墮馬憤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誤執汝牘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陳堯咨見老叟報風事文類聚

宋仁宗時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纜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怙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其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今連升數秩再拜而去

劉安世家內如生宋史

劉安世宋哲宗時為右正言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

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為之蓋棺乃去

霹靂破柱神色不變事文類聚

夏侯泰初倚柱作書時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能住

劉居中見蜥蜴為雷事文類聚

劉居中至嵩山顛有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食之撫摩其身滋膩如脂一日聚繞水盆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電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人來言昨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為

羊襲吉見天開亭壽葆光錄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瀕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逡巡乃閉襲吉勤於書寫

位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樵者入山遇仙葆光錄

處州有樵者入山迷路至一處聞異香罷人乃尋之見一叟著草履拄筇杖眉髮皤然謂曰子從何而至此樵者具陳伐薪爾其舍宇床榻皆同人家忽一人持牒報云天台山有約叟曰今日為客看黑班不得延持牒者應喏而去樵者餒求飯叟呼瓊芝備殮來逡巡一髮鬢年可十六七容色絕麗衣帶紅綃之服擊一盤其光可鑒內亦是常食物叟自啖一棗大如拳謂樵者曰子食此棗不得其山中天色全不暗常如日晡之時乃相引行見樹林下繫一黑虎西北方上紅樓翠閣如圖畫過一溪水乳色天忽大亮指一徑曰回去得也行數步及舊路舉首已失叟歸家逾年矣

異遇

偶遇神人者

張良遇黃石授書前漢

張良字子房秦始皇時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口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且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

習誦

王勃遇水府君助風唐書

王勃字子安唐高宗時人也六歲能文詞章蓋世年十二侍父官遊江左舟次馬當登岸閑步見大門當道榜曰中元水府之殿返回歸路遇老叟坐于磯上與勃長揖曰子非王勃乎勃心驚異叟曰來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閣序子有清才盍往賦之勃曰此去南昌七百餘里今日已九月八矣夫復何言叟曰子誠往吾助清風一席勃欣然拜謝問叟仙耶神耶叟笑曰吾中元水府君也歸帆當以濡毫均甘勃即登舟翌日昧爽已抵南昌會府帥閻公宴僚屬於滕王閣時帥有壻吳子章喜為文詞公欲夸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客而出為之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公果授簡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公既

非意色甚不怡起歸內閣密囑數吏伺勃下筆當以口報一吏即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此亦儒生常談耳一吏復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沓至以報公但領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天才也項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慙而退公私燕勃既行謝以五百緡勃舟回故地而叟已先坐石磯矣勃拜謝曰當具菲禮以答神休叟笑曰但過長蘆焚陰錢十萬吾有未償薄債也勃過長蘆如數焚之而去

異書

偶得古書者

蕭琛得古漢書南史

蕭琛字彥瑜梁武帝時始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

異應

有非常之感應者

趙簡子疾中見異有驗史記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

一熊來我又射之中熊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現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
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
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簡子
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
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
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
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
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
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
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

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
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鍾離意發甕知壁後漢

鍾離意字子阿明帝時出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
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
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
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
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
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
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
焉

巢姥不食巨魚獲報事文類聚

巢湖古巢縣一日江漲港有巨魚取以貨于市合縣食之有一
老姥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
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
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
山而免

百里嵩車行雨至事文類聚

漢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內旱嵩行部車所經甘雨輒降

廖氏故宅飲井水得壽事文類聚

抱朴子曰臨沅縣有廖氏世老壽後子孫殘折池人居其故宅
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
一人埋丹砂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東坡云井有丹
石水長赤

武則天詔催發事文類聚

唐武后天授二年臘則天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
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名花皆發

張商英入相大雨事文類聚

張商英字天覺宋徽宗時拜尚書左僕射進為相是時久旱不
雨彗出天心商英拜相之夕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書商霖
一尺字賜之

陳埴抽書應占宋史

陳埴字和仲進士第宋理宗遷太學博士轉知温州未上以言
罷埴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
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卧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
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埴曰異哉我生

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異疾

人有非常之疾者

竇貞固吐蠱如蜥蜴宋史

竇貞固後漢高祖時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貞固少時中蠱若贅在喉中常鯁闕及為相日因大吐有物狀蜥蜴落銀盤中毒氣衝盤焚於中衢臭聞百步外人皆異之

夏卿奇疾宋史

呂夏卿字縉叔英宗時舉進士第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

異事

有非常之事可怪者

一釣六鰲事六類聚

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鰲一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鰲於是山流於北極

儵忽鑿死渾沌事文類聚

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氏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鑿七日而渾沌死蒙叟遺意曰上帝既剖渾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將有以苦渾沌之靈而致其不起也嗚呼渾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書成鬼哭事文類聚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

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兇兇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

顓頊三子為疫事文類聚

昔顓頊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瘡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敬人小兒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讎以驅疫鬼

共工觸山事六類聚

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不週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人顓頊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蜀人祈蠶事六類聚

蜀之先有祈蠶者高辛氏在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愛者在女者少不食蠶絲曰吾誓於天曰有得父還者以此

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均肆而去數日父乃無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齧草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之後棲於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

蚩尤作大霧事文類聚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

羿射日斷蛇事文類聚

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窳窬斬九嬰射河伯斷修蛇禽封豨

河伯化龍 事文類聚

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其友曰河伯上訴天帝曰
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
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為蟲獸為人所射固
其宜也羿何罪歟

大禹步極 事文類聚

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
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
步又云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
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

夏禹見馮夷河伯 事文類聚

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水夷都焉水夷人面而乘龍周穆天子
傳云天子西征至于陽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蓋水夷無夷
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思篇曰馮夷以八月上
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曰吾
河精豈河伯耶

王母宴穆王 事文類聚

周穆王立時年五十五十四年少子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
徧於天下以傲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為右造父為御又
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謔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
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穆王自鄭國來謁諫王以徐偃亂王乃
反國宗社復安

鵠倉街卯 事文類聚

徐國宮人妊娠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水邊孤獨老母有大名
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以街以來歸獨母以為異履煖之遂蚘
蚘成小兒生時正姬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收養長而
仁智嚴徐君國鵠倉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
今名狗壠

子胥潮神事文類聚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鷓鴣之章浮之江中子胥曰
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既岸勢不可禦或有見其屍者曰子
在潮頭者因為之立廟於松江潮神祠也潮水經吳王墓而
之弄潮之戲也然于江中或有見其屍者曰子

越王勾踐歸國欲築城立郭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
小城周者一百二十二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
天門東南伏扁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
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
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
成而怪山自生若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

問之於是王乃誥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
女曰聞女善為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隱也惟公所
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
本而刺處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

范蠡築城怪山自生吳越

師興而雨事文類聚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
邢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泗水却流不衝聖墓事文類聚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注云冢塋百畝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
魯人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
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下不
衝其墓

簡子七日復甦事文類聚

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有死而
復甦者故禮三日而斂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鄒衍吹律暖地事文類聚

鄒衍在燕燕有公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

至今名叅谷

鄭公見嶽神事文類聚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山
上下知其非人道左止而待之遂持璧與鄭客曰為我遺鑄池
明年祖龍死

滕公葬佳城事文類聚

漢高祖時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踣地悲
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
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

武帝火光不滅事文類聚

漢武帝既耽於靈恠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
純酥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侍者

舉麟鬚之拂以駭之

漢武嵩呼事文類聚

漢武帝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駁鹿見夏后啓母石翌日登崇嵩行吏垂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呂山下戶三百戶為之奉邑名曰崇嵩

張純進書事文類聚

漢武帝崩嘗以雜道書一十卷致於棺中貯之金箱之後題東宮臣名年月河東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示之右戶有武帝與書中郎共登見書及箱流涕曰此先皇遺時物臣以時着棺中因何得出言帝愴然驚愕以書付武帝廟中其茂陵之書如故更信賦云茂陵之書空聚即此也

老人藜杖照書事文類聚

劉向漢武帝時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向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張顥鵲化金印事文類聚

後漢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稍下墮地人取化為一圓石顥椎破之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顥表上聞歲之秘府靈帝時至太尉

王忱伸鬼寃後漢

王忱字少淋舉茂才除郡令到官至齋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寃之聲忱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

子曰無衣不敢進恠便授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恠故殺之恠曰當為汝理侵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杜畿泄語而死 魏書

杜畿魏文帝時為尚書事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

鄒湛檢葬死人事文類聚

鄒湛字潤甫晉武帝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子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夢此人來謝

陸雲過塚中談易事文類聚

晉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趨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音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始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塚雲本無玄學自此談玄殊進晉惠帝時為大將軍右司馬

于寶撰搜神記事文類聚

于寶晉元帝時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陶侃母喪有二弔客化鶴事文類聚

晉陶侃晉元帝時為江夏太守母憂去職日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

陶侃胡奴事文類聚

陶侃家僮千餘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阿香推車事文類聚

義興人姓周晉穆帝永和出都日暮道邊新草小屋有一女子出門望見周曰日已暮周求寄宿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官喚汝推車女子辭去忽驟雷雨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冢

熊負人出坎事文類聚

晉穆帝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大熊來入瞪視此人謂必害已良久出窺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母每旦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物紙面瘡事文類聚

謝石字石奴少患面瘡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

隨瘞舐處甚白晉孝武帝時世呼為謝白面為尚書令

張盧已葬復蘇事文類聚

後趙主劉曜時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冢者盧得蘇

劉璘之石困閉事文類聚

晉劉璘之好遊山澤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開一閉水深不得過見困中皆仙藥諸雜物

葛洪言故冢之異吳書

晉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後發平夷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激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木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

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壁二十枚籍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傅縡死後惡蛇受祭南史

傅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疾陳後主賜縡死後嘗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醑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張紹神助北史

魏天柱將軍爾朱兆弒魏莊帝於晉陽魏大將軍高歡率眾討之敗爾朱兆等於韓陵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

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勅紹為軍導向鄴公佐受命者除
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馬及戰之日爾
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

師雄夢覺羅浮事文類聚

隋文帝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
旁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
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
衣童子笑歌戲舞師雄醉寐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
視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嘴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李靖天瓢行雨事文類聚

隋文帝時李靖嘗射獵山中會暮抵宿一朱門家夜半聞扣門
甚急見一婦人謂靖曰此非人世乃龍宮也今天符命行雨二

子皆不在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遂命黃頭被青氍毹馬又命取雨
器乃一小銚戒曰馬躩地嘶鳴即取銚中水一盃滴馬鬃上此
一滴水乃地上三尺慎勿多也既而電掣雲間連行連下三十餘
滴此夜半平地水三丈

書生乞錢於蔚遲事文類聚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苦於貧所居抵官庫因穴之而見有錢數萬
貫遂欲携挈見一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也蔚遲公帖來此
蔚遲公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蔚遲敬德有方袒露蓬首
鍛煉之次乃前拜之公問曰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蔚
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他日富貴若能哀
憫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月日署名
書生携去公與其徒大笑以為妄也書生却至庫復見金甲人

令繫于梁上高處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
勅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
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求書生具陳所見厚遣之

太宗蛇驚冠至事文類聚

唐太宗屯桓壁常欲覘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
登山而睡俄而賊兵四面雲合會有蛇逐鼠甲士驚起因見賊
至遽白太宗而俱上馬馳百步為賊所及發大羽箭射之殪其
驍將賊駭乃退當時以為神異

上清童子外圓內方事文類聚

岑文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青圓
角冠衣淺青衣自言由漢得果成仙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睹
岑因問其冠帔答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也

又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言訖送出門而去行數步至墻下忽
不見文本使人掘之乃一古墓其中唯得一古錢文本方悟上
清童子者謂青銅也名元寶者錢之文也外圓心方正錢之狀
也青衣者銅衣也五銖者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
是錢帛日盛唐太宗時至中書令忽失古錢岑遂亡矣

魏元忠見恠不驚事文類聚

魏元忠唐武后時人也公正寬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一
婢老嫗為看火婢驚白公公曰孫聞我闕僕為我執爨耳又嘗
呼蒼頭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獨坐
有群鼠拱之於前公曰汝輩飢求食於我耶乃令飼之又夜有
鶴鷓鳴於屋端家人將彈之公曰彼晝不見物故夜飛此亦天
地所不可使南適越北走胡何須傷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

人立於床前公曰能徙吾床於堂下乎婦人竟撞昇於堂下公曰可復徙堂中乎群女乃復移床至舊所公曰能徙吾床至街市乎群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非既之哉

墨石山神祠瓦卜事文類聚

唐中宗神龍中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

老麋哀請黃冠事文類聚

蕭至忠唐睿宗唐隆中為晉州刺史欲獵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雜駢而至長人曰余九冥使者奉北帝命蕭君畋汝輩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巖四善課試為求計群獸從行樵者覘之曰至深巖有茅堂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一起

風則蕭使君不出矣群獸散去翌日未明風雪大作竟日蕭果

不出

滕六雪神也
巽一風神也

玄宗上元廣陵觀燈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正月望日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盛此夕何處極麗對曰天下無踰於廣陵帝曰何術以觀之師曰可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奏橋成但無回顧於是帝步而上太真及高力士黃幡綽樂官數人從行俄頃已到廣陵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其殿士女華士麗皆仰望曰仙人現于五色雲中帝大悅師曰請勅伶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數日廣陵果奏云

元振斬恠納女事文類聚

郭元振唐玄宗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字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

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十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徇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昇襯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家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公納其女為側室

房瑄悟前身為僧事文類聚

房瑄唐玄宗時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劉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瑄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身之為永禪師也

玄宗夢泉鄉事文類聚

顏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唐玄宗是夕見夢帝寤為祭

雷取王遠知事文類聚

唐肅宗上元中台州一道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因暴風雷雨忽至暝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令吾攝六丁雷電取將文書

李長吉為玉樓女記事文類聚

李長吉唐憲宗時人也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字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嬈長古學語時太夫人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

五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敦敦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大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崔元微立幡止風事文類聚

崔元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醋報封家十八姨來言辭冷冷有林下風色皆殊絕芳香襲人石醋曰女伴在苑中每被惡風相撓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旦作一幡上圖日月五星立苑東則免難矣今歲已過此月二月一日立之其日立幡東風刮地折木飛花而苑中繁花不動崔乃悟女伴即衆花之精封家姨乃風神也後楊氏輩來謝各畏桃李花數斗云服之可以却老某等亦長生至唐憲宗元和中元微猶貌若少年亦一異也

雷震背有粉音事文類聚

唐穆宗長慶中有人雷震而死背上粉書云市中用小丰

異人言修月事文類聚

唐文宗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嘗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眠熟呼之其人枕樸而坐曰君知月乃七賢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爍其凹處也常有八萬三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樸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別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笑言已不見

麴生風味不忘事文類聚

唐葉法喜居玄真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一美措傲睨直入稱麴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末席抗聲譁論良久暫起法喜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豈非魃魅

為感俟其復至密以小劍擊之應手墜于階下化為瓶榼一座
驚懼遽視乃一瓶醲醲咸笑飲之其味甚佳曰麴生風味不可
忘也

柳毅為龍女傳書事文類聚

唐柳毅下第歸至徑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也嫁
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
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見千門
萬戶口靈虛殿一人被紫執圭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
罪使孺弱懼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擘天飛去俄而祥風慶
雲幢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
宮宴罷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
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朱瑾墓土愈病事文類聚

五代朱瑾在唐為兗州節度使梁太祖攻敗之奔楊行密大破
梁兵後以殺徐知訓族滅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
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
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增高墳

李舜舉家雷火鑠金石事文類聚

宋太宗時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
窻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火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
然牆壁窻紙皆黝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鈿者銀
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貝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為
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
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

天火焚玉真觀柱有三字事文類聚

宋太宗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有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曆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輒曰謝仙者雷部中鬼夫婦皆長三尺其多一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於道藏中檢之實有謝仙字由是益以仙姑為真仙矣

漢王元佐知預宋史

漢王元佐真宗庶長兄也平居不接以人事而事或預知帝嘗遣術士管歸真為醮禳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管歸真至矣帝聞之曰豈非為物所憑乎

馬亮書花字於鬼手事文類聚

馬亮宋仁宗時為少保臨牕燭下開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牕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雌黃水大書花字牕外大呼速為我

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遂謝而去

海船異人事文類聚

宋仁宗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鞵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授中告勅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

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輟意若驩感正彥使人為其治椀椀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以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手而輟

李大臨識丹砂之異宋史

李大臨字才元神宗時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闢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于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東坡中子摩頂能行事文類聚

蘇東坡中子迨生四歲不能行宋哲宗時請辯材禪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坡詩曰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復師來為摩頂起走趨奔麻

海鱗紅旗事文類聚

趙忠簡公鼎宋高宗時謫朱崖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為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刃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使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鱗也平生未嘗觀所謂旗者海鱗耳

王元正逐犬入枸杞事文類聚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于溪見二花犬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于峯上雲氣擁之而去

鮫人泣珠事文類聚

鮫人泣珠事文類聚

鯨人水底居也俗傳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
孚俞也鯨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南海
之外有鯨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其人能泣珠

白粥祭神得蚕事文類聚

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蚕室我即
地神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蠶業百
倍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蚕

蘇氏返魂事文類聚

司天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為返魂香持香爐
懷中取一貼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甚於龍德
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為引導盡見其父
母曾高德哥曰但死經八十年已上則不可返矣

橘中二老象戲事文類聚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
斗盎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
皓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
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枝紫綃帔
一幅絳臺山霞寶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
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綉後日於先
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下得橘中
之樂不減高山但不得深根固蒂於橘中耳一叟曰僕飢虛矣
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
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噉之化為一
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

劉諷旦拾翠釵事文類聚

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
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緣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
忽有黃衣人曰娑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釵
數隻

羊雍伯種玉獲婚事文類聚

羊公雍伯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居焉山八十里上無水
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飲訖出
石子一升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曰種此可生好玉又
得好婦時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玉子生人莫知
有徐氏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
氏以為狂乃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

五雙白璧以贖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名其地
曰玉田

沙門托身為王珉子事文類聚

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來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
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生所未見
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前身

劉無名頂上黃光事文類聚

劉無名常於庚申日守三尺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
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
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錄
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鈔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黃
芽為田